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花糖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花糖纸>>

13位ISBN编号：9787540535544

10位ISBN编号：7540535547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新世纪出版社

作者：饶雪漫

页数：2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又要写序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对我是一件超痛苦的事。
我曾自我解嘲，说谁谁谁的书比我卖得好，是人家会写“散文”的缘故。
不过我是真的散不起来，我脑子里的形容词少得可怜，游离于故事之外，将自己的前生后世吃喝拉撒絮絮叨叨一百遍，实在不是我的作风，也非我所擅长。
我所擅长的事，和《左耳》中的黎吧啦一样，在于遗忘。
关于我，其实有一个天大的小秘密，那就是——我的记性一直很坏。
我会忘掉很多的事情，从前的，现在的，甚至刚刚发生的。
每一次出门，我都会忘掉带东西，比如手机充电器、数码相机、存储卡，或者是我的手套以及一双发誓不可以忘记带的鞋子。
我忘掉很多的人，他们或许前两天还在跟我发短消息，但是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会一脸茫然且万分抱歉地问道：“请问您……”我总是想不起他或她的名字，或者记不起他或她的模样，要不就干脆忘掉我们为什么会认识，有过什么样的交集。
没有人的时候，我会悄悄地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毛病，需要医治？
”但是我一直没有空去医治，我的记性开始越来越坏，坏到我自己看我自己刚刚写完的小说的时候会问自己：“这些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真的有些糟糕，你说是不是？
不过还好，我是个天生乐观的人。
我总是乐呵呵地好脾气地去买第N个充电器，N张存储卡，新的手套和无数双穿了一次就再也穿不上的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被少男少女亲切地称为“文字女巫”，被诸多媒体称为“新一代青春文字掌门人”的饶雪漫，近年有非常不俗的表现，《小妖的金色城堡》《校服的裙摆》销售都达10万册以上。
本书为“饶雪漫全集”系列之一。
　高中女生章小引是校园里引人注目的哈韩一族，她看似美丽独特，性格张扬，内心却怀旧且羞涩，喜欢收集漂亮的花糖纸，十分怀念她与初中同桌大D之间那份纯真和美好的情感。
进入高中后，她遇到了死对头鱼头，故事就这样好看好玩地发生了……

作者简介

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七十年代。
已出版作品三十余部。
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
多次登上全国各地畅销书排行榜，享有“文字女巫”之称。
代表作《小妖的金色城堡》《校服的裙摆》等，多次登上全国各地（含港台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小说《天天天蓝》在日本出版。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花糖纸丑女玫瑰举棋不定柠檬草的味道当你经过我身旁聊出来的花糖纸[附录]

<<花糖纸>>

章节摘录

花糖纸 (1)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那么你的一定要认识象我这样的女生。
——章小引 带毛边的作业本纸，西瓜太郎的匙钥扣，一粒形状像星星的小石头，幼儿园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夹在旧日记里的一张张花花绿绿的糖纸……我半跪在抽屉前，将这些宝贝来来回回地又清理了一遍。
身后传来妈妈的叹息：“小引，你象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
” 我头也不回地顶嘴：“那你岂不是早已成千年人妖？
” 如预料中一样，后脑勺被妈妈打了，不过打得并不重。
她总是这样下不了狠心来对我，所以我才敢常常这样和她没大没小。
然后她在我床边坐下来，用一种欣喜的口气说道：“小引明天要上高中啦。
” “是啊。
”我微笑着说。
“要好好念书啊。
” “是啊。
” “不可以谈恋爱！
” 我偷偷地笑，知道这才是妈妈今晚到我房间里来最想说的话。
隔壁的毛丫姐是大学生，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她忘了带钥匙，就到我家来跟我妈聊天，她对现在的高中生好象了解得不得了的样子，“流产，私奔”等吓人的形容词哗里哗啦地从她的嘴里蹦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听，妈妈则用手紧紧地握住沙发的一个角，好象在看恐怖片一样。
不过毛丫姐还不算太没有良心，走的时候安慰我妈妈说：“阿姨你应该值得高兴啊，现在象小引这样的乖乖女真的是不多了，完全不用操心的。
” 我站起身来，搂住妈妈的肩膀说：“安啦，不要瞎操心。
” “安啦是什么？
”妈妈问我。
我哭笑不得地说：“就是安心啦的意思。
” “好好说话要死人啊。
”她嗔怪地看我一眼，吩咐我早睡，然后出了我的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倒在床上。
手心展开，是一枚叠得很笨拙的幸运星。
在我的手心里面捏久了，带了些微的潮气，看上去也不再那么晶莹透明。
我想起初中毕业的第一个星期天，班主任带着我们到养老院去做义工，我很耐心地教大D叠幸运星，他忽然说：“章小引，你的手指真好看，你为什么不去学弹钢琴？
” 我的脸腾地就红了，想到居然有一个男生刚刚这样认真地盯着我的手指看，我有一种坐也坐不住的心慌。
大D和我同桌三年，他姓丁，可我们都叫他大D，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总是斗嘴斗个不歇，他好象从来没有用这种温柔而缓和的语气和我说过话。
真是让人不习惯呢。
正胡思乱想，大D将他手里的幸运星递给我说：“看看，是不是这样叠的？
” 我一瞄，叠得真是丑，便呼呼地笑起来，将它抢过来一把甩得老远。
大D一声尖叫：“老天爷啊，那可是我的处女叠！
”这下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有个老奶奶笑起来，嘴里一颗牙也没有，可是看上去还是那么阳光灿烂。
大D凑到我耳边说：“章小引，你说那个老奶奶吃肯德基的辣鸡翅会是什么样？
” “去死！
”我推他老远。
就是这样的一颗幸运星，大D一定想不到，我趁着所有的人不注意又将它悄悄地拾回来放在了我

的口袋里。
那天出了敬老院时间还早，男生们相约着去游泳，我被几个女生拉着去伊萌家看《蓝色生死恋》。
快到公车站的时候，我远远地回头，看到大D，他有些孤单地站在那里，好象很努力地笑了笑，然后又不露痕迹地朝我挥了挥手，我的心里犯起一阵浅浅的伤感，像阴天里的一滩清亮的雨水，好久都蒸发不掉。
因为我和大D考到了两所学校念高中，我以后肯定很难见到他了，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个男生会和我天天吵来吵去的了。
　　不过大D说有，他在给我的留言本中写道：“ 祝你在高中找个崔永元一样的新同桌，将你喜欢的吵架事业进行到底！
”　　在大D的心目里，崔永元仿佛是天下最能吵嘴的人。
他主持的每一期《实话实说》大D都看，还把姓崔的说的他认为是最精辟的语言抄在本子上，时时用来对付我。
后来《实话实说》换了主持人，他整天就象丢了魂似的，还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去问崔永元家里的电话，人家当然不会告诉他，他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骂骂咧咧地对我说：“ 从此不看《实话实说》！
”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敲打着桌面，看样子真是气得不轻。
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大D的可爱之处，相比于班上那些装模作样的男生，我倒宁愿和大D做朋友。
　　是的，朋友。
　　除了他说“ 章小引你的手指真是好看 ”的时候让我有一点点儿想入非非之外，大D给我的感觉总的来说是安全平和的。
　　开学之前，大D还给我来过电话，其实我们在电话里也就是瞎扯扯，距离让我们或多或少有些疏离，电话里的我们都不如面对面时那么的伶牙俐齿，到了最后竟有些要命的冷场，可是谁也不愿意先挂掉电话。
我没话找话地对他说我到了新班级知道了通信地址就给他写信，他愣头愣脑地说：“ 还写什么信啊，发封E-mail多省事！
”　　“ 那你就发吧。
”我没好气地说。
　　“ 不过还是手写的信更有诚意。
”他还算识相，反应很快，让我的不开心打了个转儿就飞得无影无踪。
　　“ 好吧。
”我笑着说，“ 再见。
”　　他也跟我说再见。
过了很久，那边才传来“ 嗒 ”的一声。
　　最终还是他先挂了电话。
　　我背着爸爸在韩国替我买的新书包进了新学校的大门，这些年爸爸动不动就朝韩国跑，让我不知不觉地成为校园里的“ 哈韩先锋 ”。
新学校果然是“ 人才济济 ”，眼光雪亮和跟得上潮流的看来是大有人在，我们守在教室外等着排座次和分发新教材的时候就有男生晃到我面前来说：“ 喂，你挺象一个韩国小妞的哦。
”　　我瞄了他一眼不吭声。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说：“ 你是从哪个学校升上来的？
”　　“ 这很重要吗？
”我说。
　　“ 你认为呢？
”他油里油气地看着我。
　　我心里升出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我认为你很无聊！
”说完，我背着书包走开了。
谁知道冤家路窄，进了教室才发现我偏偏和他同桌。
他把书包“ 咚 ”一声扔进课桌里：“ 嘿，我叫余俊杰，我们挺有缘份！

”　　余俊杰？
天下还有比这更老土的名字么？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应他。
　　他不满意了，歪着头对我说：“同学，你酷到可以交税。
”　　我头也不抬地说：“你无聊到可以坐牢。
”　　前排的女生哈哈地笑起来，她转过头，我看到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以及左眼角下一颗很淡很淡的泪痣。
然后我听到她对我的同桌说：“鱼头，这下遇到对手了吧？
”　　我看了一眼我的新同桌，他果然有一颗硕大的头，看上去很机灵，笑起来一脸坏相。
我反正不喜欢这样的男生。
　　女生把脖子扭过来，朝我打招呼说：“嗨，我叫花蕾，花蕾的花，花蕾的蕾。
”　　“你好。
”我说：“我叫章小引。
”　　“你不是本校的吧，以前我好像没见过你。
”　　“花蕾的意思是，”余俊杰插嘴了，“你在这里很容易被欺负。
”　　“别理他！
”花蕾笑着说：“他一直都那么变态的。
”　　看来，他们以前就是同学。
这个班里好象很多同学彼此都很熟络，他们见了谁都张嘴笑笑，或者亲热地打打招呼。
只有我显得寂寞，因为我们初中班上考进这所学校人本来就不多，而大多也不分在和我一个班，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我不喜欢新班级，想念初中班上那种温和友好的气氛，想极了。
我在给大D的信中就是以这样的一句话做了开头。
　　信在课间写，中午的时候寄掉了。
贴邮票就差不多贴了五分钟，弄得我一手的浆糊。
早就知道贴邮票是有说法的，正的倒的歪的，各有各的意思。
我弄了很久还是把它贴得规规矩矩地寄了出去。
寄完了才想其实大D根本就不是那种心细如发的男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小心翼翼庸人自扰。
　　从邮局回到教室，离上课时间还早，教室里人并不多。
我走近自己的座位，惊异地发现课桌上竟被涂满了颜料，垂着的书包带也被染上了各种丑陋的色彩。
颜料还没有干，一滴一滴缓慢而沉重地滴到地面上。
　　所有的人的眼光都看着我。
　　我把书包抢救出来，默默地端来一盆水开始清洗桌面。
我一边用力地擦一边命令自己不许哭不许哭章小引你要是敢哭我恨你一辈子。
余俊杰一扭一扭地晃了过来，用一种无限同情的口气说：“开学第一天呐，大家都是新朋友，要不我来替我擦吧？
”　　有人哈哈地大笑起来。
就在那样的哄笑声里，我端起我手里的一盆脏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泼到了余俊杰的身上。
　　“哇，酷女NO.1！
”有男生大叫而击掌。
我目光汹汹地盯着余俊杰，盯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你他妈疯了怎么的？
”　　“你再骂一句脏话试试？
”　　“就骂你要怎么样？
”他湿淋淋地站在那里，完全丢失风度，声音嘶哑而急促。
　　“谁怕谁？
”我把手中的空盆用力地往前一抛，盆子飞到黑板上，又掷回到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教室里忽然安静极了。
余俊杰狼狈地抹着脸，脏水沿着他额前的发丝轻轻地滴下来。
他在喘气，我也在喘气，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新的爆发。
我做好了和他打架的准备。
我想好了，他要是敢打我，我就用板凳砸他。
就在这时，花蕾走到我面前，把我的胳膊一拉说：“章小引，我们走！”
她的力气挺大，我就这样被她拉着一路奔出了教室。
秋天的校园宽阔而落寞，这里虽算不上是全市最好的中学，但它是有名的漂亮，校园的林荫路老长老长，散发着花草浓郁的芳香。
花蕾有些愉快地说：“你看上去文文弱的，没想到这么酷，要知道我和余俊杰同桌了三年，到今天，才总算有你替我出了口恶气。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他以前常常欺负你？”我问。
“是的。”花蕾说：“有一次自习课，他拿小剪刀剪掉了我的小辫，我哭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那是我最心爱的小辫子呵。”
“就这么算了？”我说。
“不然还能怎么样？”花蕾说，“他又没辫子让我剪。”
“那就剪他的手指。”我恶狠狠地说。
“呀。”花蕾吓了一大跳，“原来你这么暴力呀。”
我们一起笑起来。
我说：“这种人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成绩好。”花蕾说，“他成绩真不是一般的好，可就是坏，我们以前班上好多同学都被他整过，可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为什么？”我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老师总是偏袒成绩好的同学啦，而且他有一帮死党，七个人，《流星雨》流行那会儿，大家都叫他们F7，好在现在分班给分开了，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余俊杰不是那么容易被得罪的哦。”花蕾说，“他一肚子的坏水。”
在花蕾尖而轻柔的声音里，我想念大D，想得要命。
虽然以前我们总是斗嘴来斗嘴去，可是我们总的来说是相亲相爱的好同学，我上课发烧的时候，还是他自告奋勇送我到医务室。
那些日子永远都不会再重来了，我盼了许多的高中生活第一天就是如此的不愉快，我简直不知道以后的每一天到底都会怎么样！
不过我笑着对花蕾说：“没关系的，我什么都不怕。”
“我会和你站在一起。”花蕾朝我伸出手说，“我真喜欢你。”
好象还是第一次有女生这么面对面地直白地夸我呢，我忍不住笑了。
我的嘴没有花蕾这么甜，但她的真诚让我不容拒绝，于是我伸手和她相握，从她掌心里传来的柔软的温热是我在这所校园里体会到的第一丝温情。
当我们回到教室的时候，余俊杰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套干衣服换上了，看来他还真的是有

点办法。
他吊儿郎当地坐在座位上，仿佛自言自语：“看来有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小辫儿被剪掉一半的事情喽。”　　我感觉花蕾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
我捏了一下她的手心，然后大声说：“余俊杰，你还有什么花样尽管使，我章小引不是怕大的。”　　余俊杰鼓起掌来。
　　接着班上很多同学都鼓起掌来，这些真真假假的掌声让我心里烦透了。
这就是崭新的日子吗？
这就是我以前心心念念都盼望着的高中生活吗？
　　我沮丧到一句话都不想说。
　　下午的英语课，余俊杰动不动就举手回答问题，听得出来他口语不错，不过卖弄到了极点，简直让人生厌。
可是英语老师却频频点头，一幅满意得要命的样子。
我把头低着，在心里不屑地想：你得意什么？
用英文吵嘴我都不怕你！
　　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以前班上，每次考英语我都是稳考第一，不过我没有兴致和余俊杰争，记得大D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对待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轻视他。
　　放学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到家了，案板上躺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妈妈手拿菜刀，气宇轩昂地说：“老妈杀鱼给你补补脑！”　　“哎。”我有气无力地说倒在沙发上。
　　“累成这样啦？”妈妈从厨房里把头探出来说，“新班级怎么样呢？
老师水平如何啊？”　　“还行。”我闪烁其辞，当然不会把不高兴的事告诉我妈，她要是知道了，马上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要求给我换同桌都不一定。
　　花蕾也提醒我说我可以去找老师要求调座位，可是我才不做那样的糗事，好象我怕谁谁谁似的，那也不是我夏小引的作风。
　　妈妈好象在洗鱼了，水声哗啦啦啦，越过那哗里哗啦的声音她突然大声地说：“对了，刚才大D来过电话了，你还没回家。”　　“什么？”我从沙发上跳起来，赶快跑到我自己的小房间去回大D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是大D，我闷声闷气地说：“你找我干什么呀？”　　“新学校闷啊，”大D拖长声音说，“我差不多一天没说话，所以放学了就拼命跟老同学打电话，嘿嘿嘿。”　　“无聊。”口头禅又来了。
　　“对啊，是无聊啊，”大D照单全收：“你们学校呢？
还好？”　　“不好。”我说。
　　“是不是找不到人吵嘴了？”大D在电话那端哈哈大笑说。
　　“吵嘴是没对手了，不过打架倒是有对手了。”我没好气地说。
　　“怎么了？
你不会跟人家打架了吧？

”　　“那有什么不可能？
”　　“我信我信！
其实你一直挺暴力的。
初一那年我们一起打扫学校后面那个破操场，你一脚踩死一只老鼠，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知道你暴力啦。
”　　一天之内有两个人说我暴力，看来我真要好好审视一下我自己了。
　　“我给你写了信。
”我转开话题说。
　　“都写什么了？
”　　“你看不就知道了？
”　　“你到底怎么了？
脾气坏坏的哦？
”大D敏锐地说，“你肯定有不开心的事了。
”　　被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就下来了，怕妈妈发现，我一丁点儿也不敢哭出声。
但是大D肯定感觉到了，他的声音变得轻快起来：“对了，听说下个月有王菲的演唱会，你存够钱了没有？
”　　王菲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她的每一首歌我都喜欢，也都会唱，她那颓废而空灵的声音让我异常的着迷，这真是倒霉的一天下来最值得我兴奋的好消息，我抹干眼泪问大D：“消息准确不？
骗我要死人啦！
”　　“那还有假？
我舅舅在演出公司你忘了？
”　　那倒是真的，我还记得，上次萧亚轩和张学友的演唱会大D都替别人弄到票子的。
　　“替我弄张优惠的票。
”我说，“可以看清她和可以拍照的位置。
”　　“我求求我舅，请他带你进内场。
”我听到砰砰响的声音，大D好象在那边拍胸脯：“你放心吧。
”　　妈妈推开门来探头探脑，“好啦，好啦。
”我赶紧跟大D说：“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我到时候找你！
”　　说完，我迅速地挂了电话。
　　妈妈问：“什么事？
”　　我摊开手说：“要银子。
看王菲演唱会。
”　　“跟你爸要去。
”妈妈说，“他同意你去你就去。
”　　“爸爸不是还在韩国吗？
”　　“三天后就回来啦？
”　　“呀！
”我跳起来说，“这次这么快就回来？
”　　“女儿念高中啊。
”妈妈说，“他早点回来替你打打气，高一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是上还是下全看这一年了。
”　　“去年你说过这话了，不过你那时说的是初三，而不是高一。
”我提醒她。
　　“不可能。
”妈妈赖得一干二净，她伸出手来摸我的脸，一手的鱼腥味，我扭头躲得老远，她得意地笑着出门了。
　　我妈的性格挺爽朗的，我外婆就老说我像我妈。
我妈还有一个妹妹，也就是我小姨，小姨长得漂亮，念书的时候老有个混混逼我小姨跟她谈恋爱，小

姨怎么都甩不掉他，天天急得掉眼泪。
我妈揣着一把瑞士军刀去见那混混，五分钟内解决问题，从此小混混遇到我小姨绕着圈走。
每每说起此事小姨总是一副对我老妈万分崇拜的样子，而老妈却反而羞羞答答一点也不像那个传说中的女侠。
　　我想我骨子里就有老妈的那种血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真的是谁也不怕的，那个余俊杰，他要是敢乱来，我就一脚踩死他。
　　对，踩死他。
　　像当年踩死那只让所有的女生都吓得魂飞魄散的小老鼠！

编辑推荐

走过青春的泥泞，每个女孩都是天使，都能拥有自己的金色翅膀。
当少女的“小天地”受到侵犯，她决心要阻止这一切，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
”就让雪漫姐姐陪伴着你走过17岁的青春岁月。
在雪漫行云流水奇妙丰满的文字里，所有的不如意最终都转换为一个满足的音符，所有的叹息都凝固成一朵释然的微笑。
好故事好感觉，快来阅读心跳，让你抒情到爆。
本书为“饶雪漫全集”系列之一。
收录了她的《花糖纸》、《丑女玫瑰》、《举棋不定》、《柠檬草的味道》、《当你经过我身旁》五篇短篇小说。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